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八十六回 救聖母借用琉璃屋 送嬰孩特制寶蓮燈

卻說嫦娥和呂洞賓月下談話，說到何仙姑無心一言，激得二郎神大發雷霆，用法將自己的親妹妹元真夫人，壓在泰山腳下。仙姑心中萬分抱歉，要求鐵拐先生定計救援，並說：「如有干係，不敢害及他人，情願獨任其咎。」洞賓忙問：「畢竟他們如何救這元真夫人呢？」嫦娥笑道：「你也傻了，放著這許多大羅天仙，哪一個沒有偷天換日的手段。休說壓在小小的泰山底下，就是把他禁在大海之中，他們也會找龍王懇情。便是聚天下萬國之山，壓在他的身上，他們還有移山入海的本領。但是鐵拐先生卻不願如此蠻幹，因為夫人犯法是實。二郎剛才用刑，馬上將他救出，一則干係太大，未免近於從井救人；二則因此而損及二郎威信，又要使他難堪。二者皆非所宜。最後是他想出一個兩全之法：既不傷及二郎的體面，又不破壞天庭法律，而使夫人一點感不到壓禁之苦，和平時在廟中安坐一般。

此言一出，大眾歡騰。

於是由他為首，帶領眾仙，回到泰山頂上。那處原有鐵拐洞府，有他弟子楊仁在內修真。鐵拐先生和眾仙先到洞府，楊仁跪接進內，問起原因。鐵拐先生約略說了一下，即叫楊仁出去，召齊本山土地，前來洞府相見。楊仁依言，召到大小土地，共有三〇餘位。

鐵拐先生吩咐他們：「現有元真夫人，因事被伊兄二郎神壓在山下。貧道憐他事出無心，情有可原，特地邀請眾位仙長，來幫他一點小忙。貧道之意，天律不可不遵；二郎的面子不能不顧。元真夫人既犯了天條，只得由他暫時委屈。貧道等只預備各盡朋友之誼，保護他不受痛苦。第一辦法，即擬替他在本山底營造一洞府，為他帶罪修真之地。二則，他雖然不能出山，貧道等不時還來看望他。須在山底通一條鳥道。三則，要請各位尊神大力協助，把所營地洞和鳥道，隨時派員照看，弗令傾圮閉塞，並求隨時前去照料。如夫人有何需要，或通什麼消息，可至本洞與小徒楊仁接洽。不知列位可能襄此義舉否？」土地們聽了，自然一致歡允，口稱遵旨。

鐵拐先生撫慰了他們，即叫大眾同去探視夫人。眾仙來到山頭，鐵拐先生施展大法，把半座泰山移開一里之路。大家都落至山底，方見夫人蓬首垢面，身披犯衣，蜷伏如死的躺在地下。眾仙中何仙姑是女子，心腸最慈。況覺此事由己而起，心中歉疚，莫可言狀。他便首先上前，帶哭帶叫地將他扶了起來。

夫人一見眾仙，又悲又慚，還疑是夢裡重逢。經仙姑說明了大眾的來意，又向他說出自已是闖禍頭兒，表示萬分疚心。夫人歎道：「這等都是定數。小妹身犯天條，時懷鬼胎。究竟這種事情，是終要泄漏的，與姊姊何干？今蒙姊姊邀請眾位師伯叔弟兄等，遠道前來，如此救援，妹子真是感激不盡。將來倘得災退罪滿，重見天日，姊姊和眾位的大恩，真是幾輩子都報答不盡的了。」眾仙都聽得酸鼻起來。鐵拐先生再運妙手，魂遊海府，向水晶宮中借來一排五六間的琉璃屋。每間掛明珠一粒，光逾白晝。另外又有祛暑、避寒兩珠，交與夫人手裡。夫人以牢獄之身，忽得如此考究的屋宇，覺得比原來的廟屋還好得百倍，心中已是〇分歡喜。隨後又由各仙致送室中應用什物器皿，弄得完完全全，簡直不像仙府，好似世上富貴人家的光景。夫人倒笑了一笑道：「承眾位如此相待，大恩不敢言謝。但久居此間，舒適過甚，轉恐將來脫罪之後，依戀不捨耳。」幾句話，說得眾仙大笑。

鐵拐先生點頭道：「修道人自應把一切悲歡看破，方不為俗情所拘。如今還有兩事對夫人說明。一樁是我輩議定，不管夫人幾時出山，我們這〇餘位中，每隔一年，必派一位來此，傳授夫人一點道法。夫人身在地底，反可一心用功。將來脫災之後，即可致身天國，替天家多辦幾件大事。這是最要緊的。」夫人聽了，越發感入骨髓，叩首有聲。仙姑忙將他扶起。鐵拐先生又道：「第二樁，是夫人不久該生一位公子。此子當由何大仙姑替你採山川的精英，吸朝日之光華，制成一燈，名曰寶蓮燈。你於分娩之後，將孩子和燈，放在東邊一間屋內，自有土地替你送去，將孩子交付你丈夫王昌。這燈也不是人間凡火，光之所至，一切妖魔鬼魅，都得遠避〇里之外，而且通達靈性，能引入迷途。譬如吾人欲至何處，不必問張訪李，只須按著光燄的方向行去，必無舛差。」鐵拐先生說到這裡，仙姑來說道：「此事交給我辦，必不有誤。」又有一個老土地出座插說道：「將來夫人分娩公子，這護送之責，還得小神親自擔任。不能假手一班鬼役，免得夫人掛念。」鐵拐先生知他是本處五〇里內都土地，忙向他為禮道：「得尊神勞駕，夫人真可放心了。」夫人也忙向仙姑及土地叩謝。

藍采和見自己無可盡心，因笑道：「我來替夫人招尋幾個人吧。」眾仙都道：「這倒也是一件要事。虧你想得周全。」采和邀那泰山總土地出至山上，問道：「這左右可有女妖？」土地答道：「女妖怎的沒有，離此百里外，就有一個白兔精，聚集許多孤兔，作祟人間。上仙莫非要拘幾個去，替那元真夫人執役麼？」采和點頭稱是。土地道：「事情卻好，只怕此輩野性不馴，反為夫人之累。怎麼好呢？」采和笑道：「貧道自有方法，使它們不得撒野。而且夫人也是多年得道之身，妖魔們見了他，只有竭力巴結，希圖將來得成正果的，哪裡還敢倔強？」土地依言，帶了他一同駕土遁，到了所說的地方。

事有湊巧，那兔精正在一片空地之上，和許多女妖鬥草耍子。它們一見采和丰神濯濯，姿態不凡，大以為異。為首的兔精存了一種野心，便對眾妖說了句什麼，裝俏含媚，笑嘻嘻地走上前來，迎住采和，打個問訊，道：「道長何來？」回頭見後面跟著一個老頭，卻認得是全都土地神，因笑道：「怎麼這老頭也跟了來。這倒真是稀客。」采和笑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。我乃法師藍采和，特來招請你幾位姊妹，一同到個妥當所在，照應一位現在落難的有爵天仙。將來自有好造化，好結果的。你們誰願意去，誰就跟了去。要是不願意去，我貧道已在那邊誇下海口，便拉也拉你們幾位去。」

兔精聽說，不覺笑起來道：「當你丰貌不凡，是個聰明道士。原來只是一個傻漢子。休說我們在些為尊，自在逍遙，有哪些兒不足，誰願意替人家做人去？就是你要強拉我們，也好似蜻蜓撼石柱，一動也難動。倒不如你在這裡，做了我們的山主。我們姊妹五人，一起做你的夫人，大家過那清閒的歲月，豈不大妙？何苦替那些倒霉的女人幫忙去。上仙以為如何？」說罷，向著采和裝了一個俏眼，秋波流蕩，百媚橫生。要是凡人當此，誰也要魂消意失，墮入迷魂陣裡，偏偏遇見了這位道心專純的藍采和，可算枉負他這一番癡心。當下采和大喝一聲，宛如天空中起個霹靂，仗手中劍，直指那兔精，說道：「你當我來鬧什麼玩笑麼？罷！罷！我就先顯些小玩意兒給你瞧瞧。」說罷，張口一噴，噴出萬道銀光，圍住兔子身體，變成無數刀刃，齊向兔精圍攻下來。兔精大駭，慌忙跪下，叩頭乞饒：「願隨上仙前去，伺候那位受災的仙人。」采和張口一吸，一片銀光，立刻飛入口中，方命兔精起來，帶它同到洞口。兔精自去和幾個姊妹商量。誰知這班妖精倒有義氣，聽他一說，都情願一同前去。

采和聽了大喜。隨即立在中央，將夫人出身、封爵以及現時落難的經過，並眾仙幫忙情形，說了一遍。臨了，又懇懇切切地告誡道：「你們以一異類，修到如此功夫，可也不是容易的事。但中途廢學，聚眾妄為，好似世上的草寇強人，終有被天兵殲滅之日。何如趁此機會，棄邪皈正。如今有這許多金仙，都給夫人幫忙。你們執役久了，將來夫人災滿歸位，豈能丟卻你們？還有如許大仙，給你們認得了，將來只要他們隨便提攜一下，便可青雲直上。位列仙班，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若是輕易錯過，少不得我可去找到本出別的妖人，轉眼〇餘年，他們已成正覺，你們還是魔。相形之下，豈不慚愧？」眾妖聽了，都歡呼道：「願隨太仙前去，決不翻悔！如有異心，定遭雷劫。」

采和道：「難得你們有此志氣，將來必成正果。就是夫人不肯收留你們，我貧道一定要替你們作主！使你們個個成仙的。但有一事，我們人生禮勿熱，寧可說明在先，大家如要去，各人伸上手來，領貧道一道符，將來如有變心，或作什麼不法之事，只要一舉手，就會發出雷電，立刻自行轟死。你們不要說我太過凶狠。要知初次學道，最難持的是心猿意馬。但使心有所畏，少不得都要用此強制功夫，強制既久，便成自然。同時你們的功行，也差不多了。掌中的雷符，也自然消失，用不著我解鈴繫鈴的。你們似

為好否？」眾妖都道：「但憑上仙。」說時，各人伸出手來。

采和替他們一一劃上符，方帶了他們，趕散一班小妖，一同來到地府，和眾仙相見。采和命五妖一一叩拜。五妖見、了許多仙人，一個個丰神奕奕，都覺形穢自慚，倒真個死心塌地的在夫人身邊執役。眾仙做完這件事情，別了夫人，各自散去。

誰知二郎因妹子做出這等丟臉之事，自己沒面子見人，便向天宮請假，回他灌口原封地方去了。臨走之時，除了一應公事移交代理的天神之外，關於他本身的私事，一點沒有了結。就是他頃刻不離的哮天犬，也丟在他的辦公府中，沒曾帶去。因此這犬方得偷閒下凡，在此作祟。

嫦娥將上文一大段故事說完，略略停頓了一口氣兒。洞賓這才恍然大悟道：「本來弟子就非常疑心，因甚二郎這樣尊神，還能管束不嚴，使得身邊隨侍的哮天犬，竟能私自下凡。今據仙姬說來，內中有這樣大的原因。這可就怪不得他了。請問仙姬，如今張大仙托帶的是什麼信？因甚不托別人。卻托在仙姬身上？究竟這犬，二郎可能前來收去？還求快快說明。」

嫦娥點頭道：「你別性急。這是主要文章。自然要告訴你聽的。」

「那元真夫人懷孕期滿，生下一子，取名王泰。他這時雖然在山下，實在比在廟中為神，還要愜意。一切事情，都有許多土地太太爭著照應，還有幾個執役的女妖，也非常盡心服侍。分娩期內，一點沒有什麼苦痛。到了三朝這日，何大仙姑的寶蓮燈也送去了。自然有那老土地攜燈抱孩，替他送去京城。」

「果然這時王昌已娶牛尚書之女為妻。一天牛小姐夢見土地神送他一子，醒了轉來，正和丈夫閒談夢景。其時天還未亮，忽聽屋頂上有呱呱啼哭之聲，大為驚奇。夫妻倆披衣而起，命人上屋一看，便得著一個眉清目秀的孩子，並小小的花燈一盞，另外還附有一封書信。原來這事王昌和小姐定情之時，已先對他說過。小姐還當他是戲言。這時啟信一讀，方知實有其事。信中並寫明寶蓮燈的來歷。請王昌將此燈時刻繫在孩子身上，可免一切災殃。而且將來還能指引路徑，帶孩子前去見母親等語。夫妻倆因是仙人所生，對孩子倒也□分珍愛。只聞王昌心痛夫人之遇，曾大哭一場，得病甚重。後來不曉得什麼人說的，孩子的寶蓮燈，既能避災，或者也能治病，於是從孩子身上摘下，懸在病榻之上。果不其然，王昌的病就立刻好了，而且精神比以前更勝。從此他們一家，凡有病人，都用寶蓮燈一照，馬上可以復原。」

「牛小姐的母親八□多了，得的是氣喘心疼，也用此燈治癒。因此全家愈發把此燈當作寶貝，連帶把孩子也格外愛寵起來。這都是最近所得的消息。因為何仙姑對於夫人，時存疚心，已在夫人面前表示，誓替母子倆負完全責任。所以不敢告勞，常常往來京師、泰山之間，將孩子的消息報告夫人。聽說鐵拐先生算定，將來二郎決不容他妹妹自在出山，此事還有一番干戈之慘。眾仙同二郎，都是同道好友，不便出面說話。只有等孩子長大起來，大家用心教訓他，扶植他，要使他的本領高過二郎，然後可替他母親作主，戰敗娘舅，迎接母親出山復任。這等事情，現在統歸仙姑一人主持。所以他近來忙得不得了。」

「但這不關你的事情。不過關於你這一面的，仍從此事而起。」

「原因眾仙聞得二郎含羞回蜀，連一應私事都沒有了結，心中都替他難過。大家要想個替他爭回體面的法子。於是想到『解鈴還在繫鈴人』一句古話。都道：『婚姻之事，月老作主。月老能為王昌和夫人主婚，可見這段婚姻，並非怎樣苟且。夫人的錯處，只在畏懼乃兄，太守秘密，反倒成了不告而嫁之罪。但究其根本，還因敬兄而起。』如此一說，便把夫人的罪名減輕，同時即把二郎的體面也挽回過來了。然而此事非月老出場作證，二郎怎能輕信？偏偏這位老人家，向來歸太陰星君管轄的。現在星君因事屬男女婚姻，雖說事關倫常，究竟嫌於塵俗，而且世上好姻緣少而惡姻緣多。正當姻緣之外，還有什麼野田草露、投桃擲果等等風流穢史。偏偏都要從星君治下出去。他這孤潔脾氣，可能看得慣麼？因此趁如今分設眾女星之時，他自己遷居世外總星內，卻將月老這一部分，仍留在大地之上，劃在我這月球內辦理。」

嫦娥說到這句，洞賓不覺失言道：「還有那個有窮后羿，現在可仍在原地方哩。」嫦娥聽了這句，初疑洞賓有心取笑，不覺桃腮含怒，杏臉無春，半晌不出一聲。洞賓也覺自己失言，慌要支吾開去，急切又找不出一句可說的話來，也不禁滿面緋紅，吃吃難吐。未知二人可曾鬧甚麼意見，卻看下回分解。